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四十二回 三賢莊道止雪雹 五里村法伏虹腰

三緘禮儀弗受，辭了村人以及閣內老僧，師徒相繼前行。村中女男直送至十里途程，拜舞而別。

且說南地多山，水無所泄之處，或成野壑，或成渠道，最下則成深潭，廣約數里、數十里之遙。凡類此者，俗號「海子」。海子外少人行走，因此樹林茂密，中多精怪霸踞其間。

久之精怪肆虐，村人皆棄地遠徙，故昔日耕種之區，變而為荒涼之境，豺狼虎豹借以為窟。村人愈讓愈寬者，莫過於三賢莊焉。

莊胡以三賢名？蓋是莊中有李氏者，乃祖陰功廣積，無善不行，積之數十年，突生三子，聰明穎悟，迥不猶人，壯仕於朝，皆為名相，故以三賢呼之。莊內沃野千里，多殷富之家，酷尚奢華，彼此誇耀，每遇喜慶事，宰牲極眾，甚厭上天。前數年中，已得海子壅水，掃去穀粟，傾毀房廊，村人不知悔厥愆尤，奢華之風仍復沿流不息。豈識遭天之厭，天縱不加以誅戮，山妖水怪亦必從而擾之。若是生者豺狼虎豹，盜人而食，猶其小焉者耳，而海子之內雪雹常飛，如卵如磚，以擊村間之屋宇，富者即能培補，無如補培未固，而冰雹又臨。是村女男類多露宿成疾，呻吟呼籲，苦不可言。

中有嚴光才者，生性孝友，睦族敦宗，一切善行，難以枚舉。海起雪雹，未嘗或近彼屋而有損絲毫。村人不計其行為若何，輒以為彼之僥倖漏網，初無一是則是效，欲如嚴某以免此災。反欲聚村中之年少力強者，持械器，執弓弩，思破水妖巢穴而絕一村之害焉。不知水妖所畏者有德之人，若以勇力爭之，其肆虐也較前而愈毒矣。所以時逢天中，好事者執強弓勁弩，以雄黃為彈，約集多人，將海子四方密密圍著。號令一出，弓彈弩炮，齊向海子內發之。方發之時，似無他異，弓弩停後，海子內旋風突起，愈吹愈大。頃刻間黑霧迷漫，遮卻天日。一聲響亮，雪雹憑空打下，村人無處逃匿，為雹擊斃者數百有餘。

自此海霧綿綿，日降雪雹，村人無可為計，只得約宰豬羊，向海子而祈禱哀憐。霧雖暫撤，然過三日必以雪雹亂加，即宰牲哀祈，總不能免。村人難於居住，半遷他郡。

三緘師徒一日來至是莊，極目遙覘，民房盡皆破塌。三緘曰：「是村景象，何以凋零若斯？」狐疑曰：「必有所遭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汝素好辯，師命汝前去尋一村舍以息肩焉。」狐疑曰：「師欲大第而居乎，抑不必大第而居乎？」三緘曰：「修道人隨遇而安，何暇擇地。」狐疑曰：「如是不難得之。」言罷，向村竟去。但見居民皆以蓬茅蔽其風雨，房廊雖有，只餘梁棟，瓦柄之屬絲毫無存。連走數村，俱係如是。狐疑暗想：「早知若此，不應誇口於師前。但不知村遭何害，成茲苦境。」欲為訪問，奈何路乏行人，兼之野鳥歸林，日將西墜。

於無可如何之際，忽見一中年人品，忙忙迫迫，逼面而來。

狐疑揖而詢曰：「兄將何之，忙促乃爾。」其人曰：「自市歸莊，日已西矣，烏得不忙？」狐疑曰：「敢問吾兄，貴境房廊為何盡毀？」其人曰：「吾村之北有一海子，不識何妖在內，常降雪雹擊人屋宇，是以挫折不堪。」狐疑曰：「胡不收伏是妖，以除此害？」其人曰：「雖欲收伏，奈無法力之人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師徒善能降伏妖怪，特無人迎請耳。」其人喜曰：「如爾賢師徒能除此妖，吾約村人供其酒食，臨行之日多予銀兩，決不食言。」狐疑曰：「吾師收妖數處，從不需人財帛，但要住居有地，方好收之。」其人曰：「即於吾家安住，可乎？」狐疑曰：「可與不可，須候吾師定奪。吾轉請之，汝其在此暫候之。」其人諾。狐疑去不一刻，師徒同至，其人導至家內，數椽茅屋尚無所損。師徒升堂，拜見主人。主人獻茗後，設筵款待。筵畢，導入淨室，安宿而出。

次早，村中父老陸續齊集，跪於三緘之前，祈收海妖，以安鄉里。三緘曰：「吾乃平常人耳，烏能收得妖怪？」村人曰：「聞得賢師徒業已收妖數處，何獨於吾村而吝之？」三緘顧謂狐疑曰：「是又汝誇口之言也。」狐疑曰：「吾不誇口，昨夜何以得所安居。師以闡道之軀，常抱仁慈之念。如能害除此境，俾村人老幼得以咸安，雖弟子多言，何莫非吾師之德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汝既誇口，自有收妖法術，奚必求師？」狐疑曰：「師與村人收了此次，弟子自是緘口不言矣。」三緘曰：「汝曾記富良村中收人妖之事乎？」狐疑曰：「人妖尚能降伏，山精水怪可知，汝村人胡不泣而求耶？」村人聞言，齊放悲聲，懇除是怪。三緘為其所感，許之。村人歸家，各備齋筵，次第供奉。

早餐後，三緘呼狐疑而謂之曰：「汝愛多嘴，師即命汝潛入海子中，看屬何妖，以好收伏。」狐疑奉命來至海子岸上，舉目望之，海水無波，不知妖在何所。歸來，三緘問曰：「師命汝往探消息，妖窟安在？」狐疑曰：「吾於海岸周圍轉過，毫無妖影，恐村人誤疑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汝言誤疑，村內房廊何以粉碎？」狐疑無詞而退，暗謂西山道人曰：「汝初入門，胡不趁此機會尋妖巢穴，以立功助？」西山曰：「師未命吾，如其命及，海妖巢穴吾必入之。」狐疑曰：「汝毋誇口，恐得師命而不能復其前言也。」言訖，請命於三緘，三緘遂命西山探此妖穴。

西山領命，乘風直入海子四處周視，並無影響。心中暗計：「是妖恐不在此。」於是窮其海子以外之石穴茂林，一一尋餘，剛欲歸莊，忽然海煙直起，其中化為樓閣，窗櫺四面，幽雅可觀。西山道人潛於煙霧，瞥見妖部甚伙，盡屬蝦精魚首，凸凹駭人。西山象形化之，隨同妖部直上樓閣。未幾，紅光一朵墜於閣內，群妖拜舞已畢，侍立兩旁。西山暗暗偷窺，見得是妖頭大如斗，口門如拜，青面赤鬚，獠牙寸許，向群妖而言曰：「可恨是村人民，不知猛省，人中佳節，各執弓彈弩炮擊吾巢穴，令吾今日尚難容。汝群妖可以齊乎？」群妖應曰：「齊矣，不知大王有何使令？」大王曰：「此日乃拋磚運雹之期，可向西村盡力發放。」群妖應聲而去，西山亦雜其中。一時天地昏黑，狂風大作，雪雹如蝗，密墜西莊。西山此時雖見妖容，未識妖之所在，候群妖雪雹拋後，同來樓閣繳令。大王曰：「今日有勞汝等。」遂命左右排設酒宴以賞之。君妖飲畢，大王曰：「吾將歸矣。」化作紅光一道，滾下海水，群妖四散，樓閣渺然。

西山見一女妖行走綽綽，因尾其後，一步一趨。頃之，女妖足力似怯，坐於松下，西山亦傍側而坐焉。女妖曰：「汝其後大王而歸者乎？」西山曰：「然。」女妖曰：「大王恃彼雄威，霸踞此地，常以雪雹為虐，壞民宅舍，並傷民命。吾見民無棲所，心切傷之，故於前月拋磚時為生民請免，大王不樂，鞭吾三百。雖常忿恨，苦於彼威所壓，無如之何。倘得天誅此妖，為是方億兆除去大害，方遂吾心。」西山曰：「姑姑係何物成精耶？」女子曰：「妾乃紫棠花妖也。」西山曰：「汝屬花妖，胡以服及大王？」女子曰：「大王居於海於之中，凡歷此百里以內山精水怪，概歸部下，豈獨吾花妖乎！」西山曰：「大王又屬何物所化？吾初歸部下，尚未知之。」女子曰：「此鼃妖也。力大無窮，道法亦妙，群妖其非所敵，托之庇護者，無不北面事之。」西山曰：「此鼃所居何處？」女子曰：「海子內之西偏有一石穴，其深百丈，其大如舟，鼃宮在焉。」西山曰：「聆汝之言，怨望鼃妖甚矣。吾明告汝，吾乃狐狸修成，今拜在三緘仙官門下為徒，特命吾來探妖巢穴。爾如願成大道，吾師來討妖鼃，竭力助之，待妖除後，拜在門下，以成正覺，不亦美乎？」女子曰：「爾毋誑吾也。」西山曰：「吾言非虛，爾其謹記。」女子曰：「爾師徒何日討此鼃精，須寄吾信。」西山曰：「這是自然，然爾在於何地？」女子曰：「海子後山之左，有一紫棠，高聳山巔者，即吾本根也。」言罷各散。

西山歸莊，細將花妖所說與己所見，為三緘告之。三緘曰：「如此，爾等各將精神整頓，明日辰刻即起討鼃之師。」味爽，三緘命棄海前去，引鼃出戰。三服為棄海後應，狐疑為左隊，狐惑為右隊，椒、蜻二子為左右後應，西山道人則會同花妖接戰左右。遣發已定，棄海風車駕動，竟向海子之西而墜，分開海水，直抵鼃宮門首，喊殺聲聲。鼃妖手執雙錘，出得鼃宮，與棄海對敵。棄海假意敗下，引出鼃妖。三服手執銅錘，上前接戰約百餘合，佯為退走。二狐衝出，雙雙戰之，酣鬥逾時，又復退走。椒花

子前來掠陣，為鼈妖所迫。蜻飛向左而來，衝入陣內，恰遇鼈妖勢急，鼈首直觸己之兩股，極力以刺，正中左目，大叫一聲，化作紅光，滾入海去。蜻飛在岸叫誓百端，鼈妖直如未聞。棄海復入，倚門叫罵，鼈妖在內對罵，絕不出宮。棄海歸，稟之三緘。三緘曰：「鼈妖不出，為之奈何？」棄海曰：「吾師胡不以腸絛子收之。」三緘諾，拋去絛子，青黃二氣，竟入海子之內。移時而出，不能擒得鼈精。三緘無可為計，曰：「是妖受盡羅織，倘不能伏，師徒去後，此方無子遺矣。誓必收之。」棄海曰：「吾父所贈飛龍瓶，可以貯茲海水，待水微涸，妖自無藏身之地焉。」三緘點首，遂以瓶付棄海。棄海來至海岸，持瓶向水一試，瓶竟飛入水中。頃刻間仍復飛出，撫口而視，鼈妖已入此瓶中。急急攜回，告之三緘。三緘納絛子於瓶內，將鼈妖束出，斥責再三。鼈妖俯首皈依，願拜門下。

三緘釋去絛子，教以入道秘訣，贈以道號曰「善成」。善成請從師游，許之。西山道人引紫棠花妖師拜三緘，亦傳彼修煉之方，賜以道號曰「紫玉」。命回故處加力苦修。

三緘除卻此妖，不使村人知覺，師徒黑夜暗暗出莊，向南嶽而游。逕從五里村前，覓得迎春閣而居之。三緘無事遨遊村外，條見天半一虹，彎環如橋，五彩俱備，驚曰：「今非其時，虹何生於天半，又必妖物所作無疑矣。然僅作虹腰為戲，吾不伏之；如其有傷生民，務必誅卻。」是日歸閣，問及閣中老道。

老道曰：「此虹出現已久，且值虹出之日，不焚香炬以拜者，其家是晚必失一人，全無蹤跡利害如是，究不知虹屬何妖所作。」三緘聞言而怒曰：「是何野妖，敢傷人命。」因於傍晚，命椒、蜻二子探妖消息。

二子領命出閣，果見虹垂天外，忙忙乘風直到空際觀之，而虹在若隱若現之間，無有定境。椒花子曰：「此虹係妖氣凝結，徒觀其氣，猶如水中觀月，在上在下，未可確知。須向虹生之處窺探，乃得是妖底蘊。」蜻飛子曰：「可。」於是按下風車，傍虹而墜，詳視虹之所出，在一石穴之中。二子潛於穴旁，欲窺物行止。候已久矣，未見妖出，只得離卻妖窟，歸稟師知。三緘曰：「是妖必在此穴。西山道人可於三更時，同椒、蜻二子再去探訪。」三人領命至穴。三更已過，四更初臨，忽聞穴中如雷鳴一般。雷鳴未已，穴外排列四妖，花面綠衣，威風凜凜。排立片刻，穴中出火，如炬照耀。久之出一偉人，身著黑袍，袍上星光燦爛，一行三足齊走。剛出穴口，四妖跪而迎之。偉人曰：「近日村民可焚香炬以敬吾否？」四妖曰：「沿村皆有，獨五里村無焉。」偉人曰：「五里村中膽敢小視吾耶？」

爾四將速到此村，無論老少女男，擒一人來，供吾酒食。」四妖得命，乘風竟去，偉人亦入穴焉。

西山道人謂椒、蜻二子曰：「吾隨四妖，以視所擒男女而救之。爾歸告師，速命道兄、道弟前來相助，救護村人。」二子歸，告之三緘。三緘命棄海、三服同至五里村內，密密巡查。

西山道人暗尾妖後，且行且止，及到村外，耳聞四妖商曰：「吾等暫為息足，待精力健時，然後去擒一人，以復妖王之命。」言畢，個個呵欠連聲，臥於石臺。西山意欲舉手，恐寡不敵眾；欲不舉手，恐其各行一方。正躊躇間，幸得三服、棄海與椒、蜻二子同至。西山為之耳語，四人會意，飛上石臺，各擒一妖。

妖曰：「何人侮予？予將一口吞爾。」椒花子曰：「爾好食人，其先食首乎，抑先食尾乎？」妖曰：「善食人者，不分首尾。」椒花子以股向妖曰：「如此爾來先食吾股焉。」妖喜，剛一張口，椒花子力刺其舌，妖大叫曰：「爾股帶錐耶？」椒花子曰：「吾數日前恐為爾食，所以遍體皆帶利錐。」妖曰：「爾既不捨，吾忍個嘴頭，未必定要食爾乎。」三服曰：「聞言休講，可將四妖擒去，以稟吾師。」椒花子然之，各擒一妖，歸於閣內。三緘見而詈曰：「爾等屬何妖邪，敢以人命為兒戲？」四妖曰：「食人之妖，非吾輩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既非汝輩，為何黑夜捕人？」四妖曰：「是村北面有一石穴，穴中一妖，係蟾修成，常以人血為酒。吾之捕人者，乃奉命而來，不得已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然則汝輩又何物所化耶？」四妖同聲答曰：「青蛙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汝欲復命，吾與一人，速速負歸，供汝妖王酒食。」四妖曰：「果爾，感德多矣。」三緘遂持絛子，將棄海假為捆束，付與四妖。四妖扛回穴中，妖王喜之不勝。正欲吞噬，棄海以絛子一繞，五妖齊束在手，乘風而回。

三緘曰：「汝何毒食生靈，直干天律？」蟾妖曰：「汝毋管閒，吾必食盡是村居民，其念方足。」青蛙曰：「吾願輔助妖王捕盡是村男女，始遂乃心。」三緘冀彼回頭，又為一一開導。五妖不服，反詆以惡言。三緘無奈伊何，斬之以絕此村之患。